

ERXINGQIANLI



儿行千里

杨 闯 著



几行千里

杨 闻 著

本册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儿 行 千 里

杨 阔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6 7/8印张 113,000字 印数: 1—12,300 1983年10月第1版
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286·85 定价: 0.56 元

目 录

列车驰过凤凰山·····	(1)
留客天·····	(32)
官兵之间·····	(49)
丑人丑事·····	(67)
黄牛老蔡·····	(76)
母亲·····	(84)
孝子·····	(92)
新婚之夜·····	(100)
广林场长·····	(114)
放心吧,妈妈·····	(125)
卫士·····	(132)
第一次花钱理发·····	(138)
看《少林寺》那天·····	(154)
爱失眠的光棍楼·····	(170)
补丁·····	(187)
儿行千里·····	(199)

列车驰过凤凰山

“管他呢，碰碰运气！”

“……连长能不能给假呢？要是给假该有多好……哪怕是五天假，除去来回不算，在家纯住三天，既能看看同学和家里的人，又能痛痛快快地过个大年三十……要是不给假呢……”

五班战士李小顺，自打昨天接到一封家信，连着两顿饭没吃好。一有闲工夫，就把妈妈写的信掏出来看。看完，又总免不了直勾勾地望着窗外，望着那条从营房通往凤凰城火车站的沙石公路。

其实，李小顺的这封家信并没有写什么要紧的事，与平时通信的内容有所不同的是，妈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儿子的挂念，捎带着问问他春节期间连队放不放假；若是放假的话，当天坐火车可以到家的战士准不准回家过年。这本来是打听打听，可李小顺就有点受不住了，越想越觉得心里难受。

倒也难怪。尽管李小顺不比别人缺一块领章，少一个帽徽，每顿短不了五个馒头、一碗粥，或者两大碗二米饭，但干起活来就露馅了，显然还是个孩子：圆圆的脸蛋象红苹果，紧绷绷的单眼皮，半掩着一双闪着稚气光芒的眼睛。眉毛好象还没有长到时候，淡淡的。细茸茸的唇须根本算不上什么胡子，只能说是一排半稀不稠的小汗毛。

他是长春市入伍的八〇年兵，瞒了岁数混进来的，若不是刚过阳历年，他的毛岁还不到十八呢。亏是八一年的新兵提前两个月到了部队，不然，他头上那顶“新兵帽子”还得天天戴着。当兵的很讲究资历：刚入伍的叫新兵，当过一年就是老字辈了。在五连，确实没人再管李小顺叫“新兵芽子”了，但似乎除了新兵以外，谁也没把他当老兵看待。

他在家可以说是很享福的。大哥儿几个都成了家，立了业，有了工作。父母跟前，只有他小顺一个宝贝疙瘩，娇得很。十四五岁，还跟爸爸一个被窝儿睡觉。简直可以说，用头顶着怕吓着他；用嘴含着怕化了他。若不是七九年夏天高考，一跃成为“中专漏子”，自己觉得没脸在父母身边呆下去，哭着闹着要求参军的话，他的爸妈是狠不下心来挖门子，把不够当兵年龄的儿子送到外面来的。

——躺在二层铁床上的李小顺，心里不停地打着小算盘，谋计着怎样才能请到假回家去。

他忽然觉得有请到假的希望了：指导员提升了，位置是个空缺；副指导员半个月前回河南沈丘老家娶媳妇去了；副连长在团里军人服务社帮着进年货、卖年货，不到腊月三十回不来。四名连干，只剩连长马立双一个人在家执政，碰巧他又是自己的“长辈老乡儿”，六八年从长春市入伍的，媳妇是长春——丹东快车上的乘务员……

李小顺越想越觉得有门儿，他腾一下子从二层床上跳下来，嗖嗖几步跨出了五班宿舍的外屋门。一出门，白毛风裹着小星雪扑面打来，灌了他一脖子。他一摸脑袋，才发现忘了戴帽子。“真混！这怎么进连部？”

他转身又折回宿舍，蹑脚从二层床上把帽子拿下来，扣在刚理了没三天的小平头上，又顺手把挂在床架上的皮带摘下来，刚要往腰上围，写在皮带背面上的一行醒目的大字块跃入他的眼帘：

“提高警惕，加强战备”。他立刻象一根木桩似的钉在床前不动了。

这八个大字是他昨天在听会时偷偷用钢笔写下的，他自然还不会忘记，那是全连的军人大会，连长马立双亲自主持，并讲了话。他那严肃而又幽默的语言，铜钟般的大嗓门儿，给李小顺以极深的印象。尽管他还没有养成一听会就做记录

的习惯，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在皮带的背面画着等线体方块字，但毕竟算是把连长讲话的内容画下来了。

李小顺看到皮带上的八个等线体粗笔字，耳边又响起了连长马立双在军人大会上的讲话：

“……本来嘛，按照团里规定，三市的同志，也就是丹东市、本溪市、沈阳市的都可以回去过年。但是，对不起了，你当兵进错了门，今年正好轮上咱们二营节日战备值班。五连在哪个营啊？在二营，自然也就包在括孤儿之内喽！所以，不仅别的同志不能回家过年，就是家在三市的也要控制，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，一律不准回去。你们也不用在我跟前磨牙，磨破了嘴皮子也没用。至于为什么，应该怎样对待？将来咱们指导员走马上任之后，就会掰饽饽说馅地给你讲。其实嘛，也没有什么可啰嗦的，老兵都听腻了，可我还是那句大实话：为什么不能回去过年？就因为我们是干‘不能回家过年’这一行的！也就是专门让别人吃好，睡好，玩好的。小炕不能两头烫，有人睡觉，总得有人站岗放哨吧。再者说，都走了，咱们昨天杀的那三口大肥猪，到时候又焖肘子又灌血肠，吃不了坏了咋办？咱们攒的二百多斤鸡蛋，还有六百二十四斤大刀鱼，你们不在，我跟司务长吃不了，兜也兜不走啊！……”

马立双的一席话，把大伙说得眉开眼笑，看

不出有谁想家的样子。当时的李小顺张着个嘴巴，光是眯眯笑，还不时地用舌尖舐着嘴唇。当时，他并没有什么想家的感觉，甚至还感到在部队过年一定别有风味儿。再说，连队就是不担任战备值班，也没啥大盼头，咱又不属于三市的。自从昨天接到妈妈的来信，他便开始有点抓耳挠腮了，心里丝丝拉拉地有点想家了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妈妈早就给他一些零钱，什么二踢脚、小拉炮、快引鞭、钻天猴，叫他买个全。现在可倒好，手里连个爆竹捻儿也没有，没一丁点年味儿。一天到黑，七斤半^①不离身，真没意思。

“……算了吧，死了心吧……”李小顺象一捆卖不了的秫秸，没精打采地立在床边。这时，他似乎感到一连之长的尊严和权力，是多么大，简直大得可怕。全连一百多个大小伙子，都得听他的，真不平等！

难道就半点希望也没有了吗？他转念又一想：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行不行呢？连长好歹是自己的老乡，老乡三分向，在哪都一样，反正不准假也搭不了啥。“管他呢！碰碰运气！”于是，李小顺把“提高警惕，加强战备”八个大字紧紧地扎在腰上，迎着刺骨的白毛风，一步步向连部走去。

① 指步枪。

“找你这个大头兵，倒血霉啦！”

尽管李小顺当兵才一年零几天，没有进过几回连部，倒也听说，连部的外间是三个“连勤”住，里间的四张木床住着四名连干，安有电话。为啥这样官兵分居？他听老兵们说，那是为了方便干部们在一块研究点什么保密的事儿。比如入党啦，提干啦，救济啦，奖励啦，等等。

紧靠南墙窗台跟前的那张床上，长拖拖地躺着一个人，小船似的一双大头鞋垫在床堵头上，鞋底上的雪饼子化成了水，和着泥土象小溪似的从纹路里流下来。看不清是谁，一顶大号的北方部队咖啡色羊剪绒皮帽子扣在脸上，只露出有点楞角的下巴和密密匝匝的黑胡茬子。

从上衣的四个口袋上，李小顺估摸没有旁人，肯定是连长马立双。也许出自老乡的情份，他没有马上把连长叫醒。他似乎在内心倏地产生了某种怜悯：连长不也是长春市的人嘛，同样回不去。现在连队就剩他一个人，晚上还要查铺查哨，连个囫囵觉都捞不着睡，叫他多睡一会儿吧。他悄悄地坐在一边等着。

其实，躺在床上的马立双，哪里还能安稳地睡觉呢？

凌晨两点，马立双刚查哨回来，还没等钻进

被窝，电话铃就响起来了。他不耐烦地拿起听筒，一听是找他的，声音又极熟，他知道肯定是桂花。

每逢接到桂花的电话，他的心情是很不安的。紧张而又疲惫的两地生活，使他（她）们没有多少心思在电话里说说笑笑了。他品着：只要是黑灯瞎火突然来电话找他，好事不多。

桂花问他：“你能不能马上回来一趟啊？”

“什么事呀？这么急着打电话？”

“人命关天的事儿！你能不能回来吧？”桂花的口气有点硬，又有些不耐烦的样子。

“现在，连里就我一个人守摊儿，又是春节值班分队……到底出了什么事啦？！”

“孩子病啦！范家屯他奶奶捎来的信儿！”

“哪个孩子呀？得的什么病？”

“你回不来，问他有啥用！我上车啦！真是的，找你这个大头兵，倒血霉啦……”

“桂花！桂花！……”马立双连叫几声没人理。他象傻子一样，仰在床上，连衣服也没脱，两眼一直瞪到大天亮。

在这种时候，只要杨桂花把电话一撂，他马立双是毫无办法的。

从连队往长春要电话，难死了。到邮局去没人限制，在连队要，就有人卡了，因为这涉及到费用开支的问题。况且现在，他马立双是知道

的，桂花是在登车之前抓空给他打的电话，时间是很紧迫的。等他拿起电话，请示来，请示去，再经过五台八转，电话就是打到铁路局，桂花也早登车了。就是车轮没动，怕也正忙呼着刷厕所，擦地板，迎接旅客呢。

今天休息。早晨，马立双照例起得很早，习惯地围着伙房、猪圈、各排宿舍转了一大圈儿。吃早饭时，还稀里糊涂地答应好几件事儿：跟六班副杀一盘象棋，下午跟饲养员给老母猪接生，给张良珍和尚国才导演东北“二人转”，准备参加团里会演。等把出差、帮厨等事安排妥当之后，他一头扎在自己的被包上，把帽子往脸上一扣，“睡”起来了……

——生活对他说来，正是叫劲的时候。四口人，分三下：他当兵。桂花跑车，栖身在长春娘家，两个孩子没法管，全都寄放在范家屯乡下奶奶家（这是马立双的家）。别人探家，一家大小团团圆圆的。他马立双不探家倒好，一探家就犯难了：到哪去呢？到范家屯乡下去看老人和孩子，桂花不在；到长春老丈人家去，桂花跑车两三天一个来回，在家连着住不上两夜，接着又起大早登车，一去又是两三天。最叫他感到别扭的是，本该把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放在长春，和桂花多团聚几天。可是他那两个小宝贝蛋，从小送到乡下，一见他马立双的眼珠子就吓得直哭，说什么

也不跟他。桂花要在，多少还好点。桂花一登车，你瞧吧，热闹极了，这个哭，那个叫，这个闹，那个尿，简直把他当爹的难为得恨不能给他们磕头作揖。更叫他不忍心的是，地方分房子只管男方不管女方。桂花没有单独的家，结婚四五年还跟娘家一个锅吃饭。头两年，马立双回去好歹还有个睡觉的地方。去年二月，小舅子结了婚，把房子占去一间。马立双一回去，人家小两口还得发扬风格，一个回娘家，一个把被子抱到工厂去闹独身。这日子，要是一般的人也早就过得够够的了。有幸的是，桂花跑车挺对路，正是长春到丹东，打凤凰城路过。凤凰城车站属于中心站，每次停车七分钟。

七分钟——对于夫妻长期两地的军人和他的爱人来说，是何等的宝贵呀！

每当列车快开进凤凰城车站的时候，桂花总是早早通知旅客做好下车准备，组织旅客快上快下，以腾出点时间，四下瞅瞅马立双来了没有。但常常使她失望。就是昨天在电话里约好了，今天中午举行“夫妻七分钟会晤”，解放军某部五连连长马立双同志却因失信而不能按时站在“安全正点”牌子跟前迎候。这使年仅二十八岁的杨桂花非常恼火，有时气得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转。每逢遇到这种情况，她到了丹东铁路招待所住下之后，头不梳，脸不洗，立刻就给马立双一个长

途（其实才一百华里左右），免不了又是一串连珠炮：“……你还有我们娘几个没有？啊？你离开连队七分钟，敌人就打到凤凰城啦？赶明个儿你死了怎么办？……”

马立双，这个黑乎乎、硬撅撅的男子汉，在五连说一不二，一叫山响，全团闻名的“四会干部”。但在比他小四岁的老婆面前只好软三分。倒不是他对杨桂花怎么怕得不得了，他只是从心里觉得，他对家里的事操心太少了。桂花，这个长春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，自从跟他这个范家屯的乡下穷光蛋结了婚后，受了不少罪。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有时也有点胡思乱想：唉，要是自己有本事，进步快点，桂花随了军，安排在凤凰城车站，自己说话也许还硬梆点儿，可眼下有什么法子呢？要随军，职务差一级、兵龄差两年、年龄差三岁，真是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想转业，年富力强，身体壮得象头牛，咋好张口？闹着泡，混着过，又拉不下脸来，屁股后面一百多个兵，你敢松了套？

眼下，他把帽子扣在脸上，把大头鞋垫在床堵头上，长拖拖地躺在床上，心里十分烦闷。本想在电话里问问桂花，孩子得了什么病，危险不危险，现在在家还是在医院。可桂花一气把电话撂了。他只好把这件事安排在“七分钟会晤”去办，打算提前半小时吃午饭，坐班车到车站去一

趟。但他没有料到，李小顺同志找他的麻烦来了。

“你给我立正站着！”

“你……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报告了吗？”

“报告了，没人答应，我就……看你正在……”

“啊，那是我没听见，以后报告大点声儿。”

其实，李小顺一连喊了好几声“报告”，只是他马立双人在曹营心在汉，没听见。

“你有事吗？”

“连长……”李小顺龇牙笑笑，往马立双的床沿凑了凑：“连长，我想请假回家一趟。”

“回家？你不知道咱们是师的战备值班分队？”

“咋不知道，不是你都给我们讲了嘛。可我有……有特殊情况啊，连长。”

“什么特殊情况？”

“我……奶奶……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马立双半信半疑。刚才李小顺还笑嘻嘻的样子，怎么家里会死人呢？

“到底是奶奶死了，还是别的什么事？”

“连长，真的呀！”李小顺一本正经的样子：

“大过年的，谁愿意叫家里死人咋的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家里来信说的，不信你瞧瞧。”李小顺装作掏信的样子，但手却在上衣兜里乱抓一气，就是不肯掏出来。

马立双见他这般神态，便以命令式的口吻说：“那好，你拿出来，我看看！”

“啊……行行。”李小顺战战兢兢地把信掏出来，又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连长，我妈这字写得太乱，你看不懂，我给你念念吧。”

“……也行，你念吧。”

“嗯嗯！”李小顺清了清嗓子眼儿，给连长读起信来：

“‘小顺儿……’开头几句我就不念了吧。”李小顺直接读起正文：“快过年了，你们部队放假不放假？若是放假的话，当天坐火车能到家的战士叫不叫回来过年？咱们今年什么也不缺，就缺你一个……”李小顺干咳了两声，又继续读信：“再就是，前两天，你奶奶死了……”李小顺撩起眼皮瞄了马立双一眼，见马立双眯缝着眼睛无动于衷的样子，接着又大胆地念下去：“……你快回来吧……”这句话，叫人听了酸溜溜的。

马立双听着听着，脑门上的“川”字立纹在渐渐加深，突然伸手把李小顺手中的信夺过来，半真不假地奚落道：“中专漏子，念封信比屙屎都费劲，我看看！”

这回李小顺可抓瞎了。原来那信上根本就没有写他奶奶死不死的事，全是他自己瞎编写在夹空里的。他妈是副食商店的老会计，字笔娴熟，而他的字就象几根划过的火柴棒堆在一起似的，伸胳膊蹬腿贼难看，一瞧就知道是后加上去的。其实，李小顺的奶奶早在他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死了。

马立双看罢，莞尔一笑，鄙夷地审视着他。突然，他象火山爆发一样吼起来：“李小顺！你还象个革命战士吗？！跑到连部来撒谎撂屁儿！拿着奶奶开玩笑！你给我立正站着！”

“啊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给三个处分就分给我妈一个！”

李小顺到连部碰了一鼻子灰，垂头丧气地回到五班宿舍。

如果说他在半个钟头之前，心情是复杂的话，那么现在反倒显得简单了。因为他费尽心机臆造的假情况被连长捅破了，回家过年的希望算是破灭了。

他四仰八叉地躺在二层铁床上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。今天，本来是社会星期二。上级考虑到二营是节日战备值班营，就批准他们二营